

桐柏有一山,名固城山,海拔千米的峰端有座600年古寨—— 乱云飞渡处有座田王寨

□本报记者 黄翠文/图

伴着第一抹阳光,汽车行驶在蜿蜒的山间小道上,冬日的山野一派萧瑟,失去了往日的青翠活力,微风一吹,枯枝残叶簌簌飘落,像是掉落了一地的流光剪影,仿佛要穿越时光的沧桑,去追溯流逝的岁月……

近日,南阳户外网、唐河超越户外和大河论坛躬耕南阳板块的56名网友,怀揣神秘和无限的遐想,乘车驶向田王寨,试图揭开这座暗藏玄机的百年老寨的传奇故事……



瓮城



这是寨墙的起点

飞云之巅,步步惊心

“据《桐柏县志》载,田王寨位于桐柏县城8公里豫鄂交界处的固城山上。石寨筑于海拔1018.3米的峰端,地势非常险要……”“田王寨是元末农民起义军所建,曾是一座易守难攻、坚若磐石的神秘古寨。寨墙依山顺势,绵亘起伏于九座山头,墙高两丈,顶阔三尺,宽可跑马……”途中,网友们议论着田王寨。

“上田王寨有4条路,今日咱们走较便利的南线,从平氏古镇绕到湖

北随州万和镇许畈村入山。”唐河网友“454”是个老户外,曾多次上过田王寨,还听来不少田王寨的传奇故事:元惠宗至正十一年,红巾军起义,江淮百姓纷纷响应。传说桐柏山中有个田姓农民,揭竿而起,占山为王,故称“田王寨”。他率领“田家兵”多次击败上山围剿的元军,气势大振,山寨周围的百姓争相投奔。寨内不仅设有烽火台、擂鼓台、放马场等,还置田耕耘,养兵千余……

不觉已到路的尽头,网友们开始徒步上山。眼前的陡峰呈倾倒之势,令人望而生畏。网友“戈生”率先钻进丛林,大家遂鱼贯而入。穿梭在丛林中,粗黑的树干、低矮的刺玫藤蔓、蔓生齐腰的野草遮挡着众人的视线,仅能听见脚踩落叶的沙沙声,还有渐渐响起的喘息声。山路越走越陡,网友们小心翼翼地寻找着可以拽拉的藤蔓,手足并用不敢有丝毫怠慢,可谓是步步惊心……

寨中有寨,五营四哨

歇了几歇,穿过一块拦腰断成两截的岩石,一座五六米高的寨楼清晰可见。“这是烽火台,田王寨的第一道防线。”“454”说,且不说这一米多厚的寨墙有多坚固,四周分布的射击孔有多讲究,单就看这建造的位置和进入烽火台的路线就足以证明设计的精心。沿山脊逶迤而上,不远处到了南寨门。南寨门和烽火台的设计如出一辙,

不同的是进入寨门后有座“瓮城”,设有箭楼、门闸、雉堞等防御设施。

一路走来,网友“清风”从寨墙的石与砖上观察到,寨子并非是同时代建造。的确,史书上记载,田王寨又称“安和寨”。清朝晚期,社会动荡不安,道光帝微服出巡途经此处遭遇险境,寨子下面有户人家姓戴名曜堂,曾动用法兵护驾有功,深得道光感激。后道

光赐戴曜堂顶戴花翎,封“千岁都司”,准建“官亭”一座,立“文官下轿,武官下马”碑于道旁,并赐匾额一方立于戴家屯寨养兵用于自卫。戴家遂在田王寨原址上增扩加固,取名“安和寨”,并设立七门一卡,五营四哨,而且寨内还建有碾、磨加工坊,集市、商店,居住农民、兵丁等数万之众……

雄奇巍峨,尽显沧桑

“进入田王寨的三道防线均在一条中轴线上。看,那最上端的建筑就是金銮殿。”网友“闲云”指着远方说,金銮殿是寨内最高军事指挥地……

通过所有防线,豁然开朗,走进内城,犹如一个城堡,遍布层层房舍,练兵场和军营遗址清晰可辨,虽是断壁残垣,但斑驳中更显峥嵘凝重,依然能想象到当年的雄伟和气派。寨子里还拥有奇特的风物景观。据《南阳市地名志》载:主峰有山泉一眼,名饮马池。西北侧有一石峰,状若鹰嘴,名鹰嘴石。

东横巨峰,顶平如插,名擂鼓台。南立峭壁,形似弯月,名月儿崖……游走在在这座百年老寨的网友们内心激浪翻滚:云开云合,在天地间这个大舞台上,有多少草莽英雄演绎出了五彩斑斓的人生大剧……

返回途中,回望田王寨那古老坚韧而又空寂的身躯,如天地间一个巨大的感叹号,沉重地矗立在历史与现实之间,给人以神秘莫测的意象。英雄远去,江山已固,田王寨依然遗世独立,笑看沧桑变幻……

访遍九架孤山,走完南阳境内的“国家号”古道,品过三国历史,今起“网友走南阳”又将开启古寨行,寻访藏匿在深山中的古寨,触摸其独有的历史文化……⑤5

网友走南阳之
古寨·田王寨 24

美丽的日子



□中篇小说连载

滕肖澜 著

这介绍人是张阿姨的一个远亲,撮合这事时并不十分热情,而是有些居高临下的,手底握着十来个人,扑克牌似的,让谁去不让谁去,这可是天大的恩典。“他要是四肢健全,长得像许文强,家里住别墅,一个月赚几万块——他吃饱了撑的,找你?”介绍人最后这么说。姚虹并不生气,停了停,从桌底下递了个红包过去,“您多关照——”

到上海那天,卫老太母子去火车站接她。人群中,卫兴国举了块牌子——“江西上饶,姚虹”,很醒目。姚虹看到卫老太,第一印象便是,这老太把自己收拾得挺干净。稍稍放了些心,怕就怕碰到那种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。再看卫兴国,原地站着看不出腿瘸,鼻子很大,

眼睛有些眯缝,不是那种很有男人味的长相,但也不太丑——姚虹又放了些心。火车站离家不太远,回去时叫了辆出租。卫兴国坐前排,她和卫老太坐后排。她是第一次坐出租,有些局促,一路上都紧贴车门,生怕碰着卫老太。卫老太身上有一股淡淡的雪花膏的香气,端坐着不看她,也不说话。她听介绍人说过,卫老太退休前是会计,也算是有文化的人。她只得朝前看。卫兴国后脑勺有些秃,顶上白花花的一小块,泛着光。姚虹想,这男人原来还是个癞痢头。

母子俩专程来接她,这个细节让她觉得挺窝心。后来向卫老太讲起这事时,姚虹用了非常夸张的语气,“感动啊,姆妈这么大年纪,阿哥腿也不方便——真是很感动

的。”卫老太还要客气,“你大老远地跑来上海,总归要接的。这是道理。”

姚虹说:“所以呀,所以真的是很感动,感动极了。”她一连用了四个“感动”,说到后面,眼圈还红了红——三分好说成十分好,人家听了开心,自己也不吃亏,皆大欢喜——这也是道理。姚虹给家里人写信时,说她叫卫兴国“阿哥”,那别人听了都笑,说,怎么叫阿哥呢?是男人呀,不是阿哥。

她便解释,“阿哥”其实就是男人,是“情哥哥”的意思。叫“阿哥”也好,不生分也不尴尬,朴朴素素的,是个好称呼。

姚虹到的第二个礼拜,卫兴国就邀她去看电影了。是上午场,半价。走进,整个场子就他们两个

人。电影刚开场,灯一关,卫兴国的手就活动开了。起初像搔痒,不经意似的,蜻蜓点水,是在试探。姚虹朝旁边让,可再让也只有那么点地方,总不能离开座位。让到不能让的时候,姚虹就不再让了。于是卫兴国动作幅度更大了。姚虹朝他看,见他眼睛盯着电影屏幕,煞有介事的,手却很不老实。姚虹忽然想笑了。但这个时候不能笑,一笑就臊了,没意思了。

关键还是家里房子小,倘若只有两个人倒也罢了,可多了个卫老太,就相当不方便了。这一带的旧房子,老早就说要拆了,可雷声大雨点小,拖到现在都没动静。

下期预告:
卫兴国的约会。⑤5

5